

蔡中郎文集卷之六

荅丞相可齋議

日月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
丞馮方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可齋不得無
不宜具對議即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案禮
上帝之祠無所為廢齋者所以致齋不敢渙散
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齋潔之處况和
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靜交神明本無嫌間祠
室又寬可齋無親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齋恭以奉明祀文王所以
懷福無有不宜臣敏愚慙死罪

幽冀二州刺史久缺疏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
級官以議為名職以身為貴智淺謀漏無所獻
替夙夜寤嘆憂悸恒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
州突騎冀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國家瞻伏四方
有事軍帥奮攻未嘗不辨於二州也頃者以來
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故護烏桓校尉

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弓
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
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輩起莫能禁討長吏寒
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
自為寇虜則誅之不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
府選幽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恠問其故云選三
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
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示應選用孤親邊遠
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史初

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數旬不還誠非其理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令對相部主尚生畏懼不敢營辦况乃三互何足為嫌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徙中為內史武帝患東越數反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張敞為冀州刺史安國徙隸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願三互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

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乃持畏避自遂之嫌願爭臣士人之貴苟避輕微之科禁竊見日月拘忌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蠢將為憂念願陛下少蠲禁忌上則三帝用三臣之法任職相○故吏在家若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時月三互以差厥中臣懷懷發瞽言幹非義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

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

嘉平六年夏護烏校尉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
自春已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
之冬春足以掃滅時故護校尉田晏以他論刑
被原私留京師用尚書行賄通謀中常侍王甫
求為將甫建議當出師與育并力詔書遂用為
將破鮮卑中郎將使凶奴中郎將南單于以下
與育晏三道並出時朝廷大臣多以為不便召
公卿百官會議中郎蔡邕以為書戒猾夏易伐

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荆蠻漢
衛霍闔顔瀚海實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
尚矣然而時有同其勢有可否故謀有成敗不
可一也自漢興以來凶奴常為邊害而未聞鮮
卑之事昔謀臣所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
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因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
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
比伐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
空竭官民俱匱乃興塩鐵酤權之利設告緡重

稅之令民不堪命乃盜賊群起關東紛紛道路
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鉞而竝出然後禮得
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
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
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况
無彼時地利入財之備而欲以動此其不可一
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
編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
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民逋逃為其

子不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
營西羗猶十餘年今旨晏欲以三年之期
專勝必克旨晏策慮未能過熲鮮卑種衆又不
弱於西羗乃欲張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成
必迫於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餼不可
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
能還其骨骸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况至
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鄙之患
手足之疥癩也中國之困甯背之瘰癧也其不

可二也育云自春以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擄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寇帶之圻吏調政密猶不能絕况此醜虜群數抵冒心不受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昔者高祖乃恐平城之耻吕后甘棄慢書之咎於是何者為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感國內

區城度塞出攻得地不可畊農得民不可一帶破之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為之旰食四海為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畜以恣輕事之人嵩勝者未必克挾殺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按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廝興之萃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之羞感化不

行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為長宜。通乎時變，且憂萬人饑餓，與蠻夷之不討者，何為大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國無以相瞻，又以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弊有不可勝言者。此先帝之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以鄣塞之外，未嘗為人居者乎。臣愚以為宜止攻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行塞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而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開其原，嚴尤申其要。

遺業猶在，文章俱存，猶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慙，議不足采。臣邕頓首。

答詔問災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殿，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幃中為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東面十門，劉寵龐訓北面，楊公南面，日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各一通。」

尺一木板艸書兩常侍各諭旨朝廷以災異憂
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賜等
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財用
筆硯為對臣竅言今日十日詔召金商門問臣
竅災異之意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答
聖問綜衆變征營怖悸謹別狀上臣頓首頓首
詔問曰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殿東庭中
異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餘丈形狀
似龍似虹蜺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

聞則所謂天投虹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勝龍
易曰虹之無比無德以已親也潛譚曰虹出
后妃陰物主又曰五色蜺出至昭于宮殿有兵
革之事論孔圖曰蜺者斗之氣精也天度投蜺
見主惑於毀譽合讖書曰天子外若兵威內奮
臣無忠政變不虛生古不虛言意者陛下關機
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
衆變若群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
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虹蜺所生也抑內

寵任忠言決毀譽使貞雅各得其嚴守衛整
威權機不假人則其所救也易傳曰陽感天不
旋日書曰惟辟作威唯辟作福臣或為之謂之
凶害是以明主无務焉

詔問曰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
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暗言相往來不得
入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為怪皆黃極道
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
有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

衣小冠帶劔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
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
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
獄死是時王莽為司馬遂為篡亂亦卒誅臣竊
思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既不同來入
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即
故大將軍梁高高子冀冀子不韙等皆以罪受
戮殘餘非天所祐以往况今將狂狡之人為王
氏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光

上帝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為戒，天子驚，群陰太隆，群下竝湊，強也。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曰：南宮侍中等聞雌雞欲化為雄，尾頭毛已似雄頭，尚未變。臣聞凡雞為怪，皆貌之失也。其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即有雞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輅軫中雌雞化為是。時元帝

初即位，將立妃王氏為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是歲封后。父禁為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平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昔武王伐紂，曰：牝雞之晨，唯家之索。易傳曰：婦人當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况乃陰陽易體，名寔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

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所及頭冠或
成即為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娶御改興
政之原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无
言

詔問曰即社以來災青屢見頻歲月蝕地動風
水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
穀則地震陰勝則月蝕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
則疾癘流行簡宗廟則水不潤下河流滿

明君正上下抑陰壽陽脩五事於聖躬致
於供御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变色入太微西門
太白正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人主當精明其
德則有休慶之色又以非其月令尊宿法當君
臣出端謀戒不臣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
強國弱國強皆有失政又失道而見是為羸
長候王不崇熒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事治兵
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門戶守禦之令以杜漸

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為之退舍

詔問曰蝗虫冬出臣聞見符致蝗以象其事易傳曰天作不時天降灾厥咎蝗虫來河岳祀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虫出息不急之作省賦役之費進清人黜貪霍介損求安鈎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何私家之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為平城門向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正者也武庫禁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五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出宮瓦自隳諸侯強凌主易傳曰昔一柱泥故法弃其咎宮室傾圯小人在顯位諸侯強凌主之漸正意請率由舊章黜小人以正整下去暴虐之愆以變柱泥棄法之咎則救也洪範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若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彰于下

詔問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群公卿士皆各
括囊迷國莫肯建忠規闕以邕博學深奧退舍
在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先謹
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
問臣邕伏唯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音懇
誠集臣博學深奧退舍在公非臣蟻蟻愚怯所
能堪副亦臣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
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
思諸異各應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

已赤帝之精輔或未象故屢見妖變以當責
因以感覺則危可為安凶可作吉假使大運以
移豈有遺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絕
故數十年無有日蝕此為天所棄故也至於今
者災青之發不於他兩遠則門垣近則署寺紛
降目前欲使陛下豁然大寤可謂至切矣幸陛
下深聞臣敢不盡情以對蠅及雞化皆婦人干
政之致也即衽已乘中官無地逸竄而乳母趙
婕貴重赫赫生則贊富侔於帑藏死則丘墓踰

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過事既以續以永
樂門吏霍王依阻城社大為奸禍盜竊權藏
晦惑之罪晚發露雖房獨洽畏慎跡賤妾乃得
姿意事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雞變化
豈不謂是今者道路所言紛紛復云有程大人
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限
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且侍御於百里之內而知
外事誠當窮治何緣聞之而以此令安之也又前
詔書宴極以主氣勢為官時不覺司隸校

尉岑初考彥時執取典計教者一人縱之如王
渚所戒成不朝可知而遂移州釋本問未論者
親太尉顯與交貫為王所進暗昧已成非外臣
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
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璋所在尤貪濁九刺之
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遠代既不尽由本朝反
有異輩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流蕩濁扶
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
鉉屯騎校尉蓋升其貴已足其富已優當以見

灾之故為陛下先群臣早引退以解易傳所載
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禧敦髻純厚國之
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避方直有山甫之姿故
太尉劉寵聞人製寵忠實守固繫懼幅到直竝
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優崇
委重任用責成納其英慮優游訪求以盡其情
相待以禮相引見論議當因其言居位十數年
常此之際尚儉約崇經學流經之人不引在朝
廷淺短之書不于於有責成於中外悚慄莫

敢犯禁不獨得之於近沒之三公也春秋之義
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六逆陞階增則
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復聽納小吏雕琢大
臣取备寫讚厲以顛沛群臣慄慄憂懼自危非
典衡之道夫憂樂不竝喜戚異方畏灾責躬念
當需一精意以思變則上方巧技之作洪都篇
賦之文宜自息心以示憂懼詩人畏天之怒不
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
不可求以虛名但當察其真偽以加黜陟近者

每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孝廉襍揉試之以文
而竝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命臣下超取選舉
衆心不厭莫之敢言群公尚先意承旨以悅即
吏舍人間職長吏便宜便行誰敢違旨至於宰
府孝廉顛倒下開託屬之門上違明王舊典無
益於德矣臣願陛下強納忠言忍而絕之側身
踊躍思唯萬機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朝既自
約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入自
抑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逸

群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思
慙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
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敢漏所聞願
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受怨姦讐

被收時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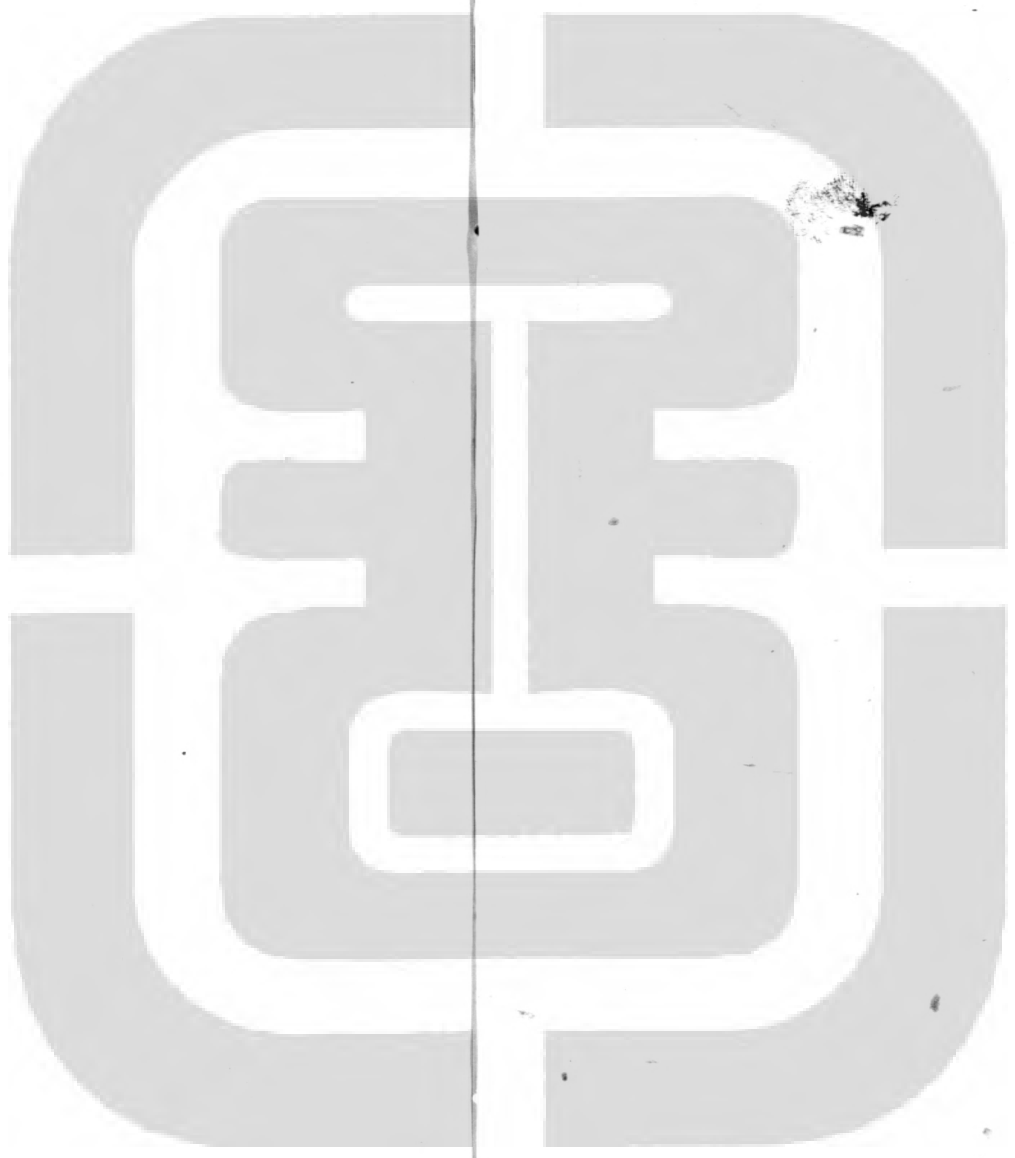
議郎糞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月
十三日臣被尚書召問臣從大鴻臚劉劭前為
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仰為司隸又
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

蔡中郎集 卷之六
羊陟侍御史慕母班卻不為用致怨之狀臣在
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臣豈死罪臺
所問臣三事其遠者六年近者三歲竊自尋案
寔屬宛奇不及陟班其婚嫁為黨臣姊父衛尉
質及邕不敢屬卻宜以臣對與卻參驗臣父子
誠有怨恨故中傷卻卻勢兩當因臺問具臣履
狀不能受臣為覆蔽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
事祕館文學所著列於目前姓名畝象簡乎聖
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變異詔書褒

責臣喻旨誘臣使言臣愚戇出命忘體不顧後
患譏切公卿內及寵近區區欲答上問拯救怪
異為陛下圖康寧之計而已預知所言者當必
怨臣陛下不念忠言密對多所指刺誹謗卒至
便用親怪豈不負盡忠之吏哉每有災異輒令
百官上封事欲以陰凶致吉改攻息謹而言者
不蒙延納之福反陷破亡之禍群臣杜口以臣
為戒誰敢洩為陛下盡忠者乎臣季父質連見
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問言事者

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
家者也臣年四十六孤特一身前無立男得以
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有餘榮然恐陛下不復
聞至言矣臣愚以凡冗招致禍患自臣職耳臣
對問時質為下邳相不聞臣謀今者橫見逮及
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沒并內坑陷以快
言事厭副其言誠寃誠痛陛下仁篤之心必不
忍此思之未至耳臣一入牢檻當為箠楚所迫
趨歛章辭情何緣復達臣死期垂至冒昧自陳
乞身當辜戮免質并坐臣死之日則生之年也
唯陛下加食為百姓自愛臣豈死罪

蔡中郎文集卷之六終



天
下
第
一
書
局
印
行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